

一群中国官员在异国他乡的矛盾冲突
一场标准的中国式人生戏剧

沙
民
著

热 土

新华出版社

热 土

沙 民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热土/沙民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011 - 8996 - 0

I. ①热… II. ①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2858 号

热 土

作 者: 沙 民

责任编辑: 刘广军

封面设计: 冯 镭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照 排: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39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1 - 8996 - 0

定 价: 35.00 元

温馨提示: 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 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 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 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 -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 - 63073969

热土小序

何满子

艺术贵在创新。所谓创新，首先是内容的创新，即发掘和开拓了前人未尝表现过的生活画面和未尝探究过的人生问题；然后才是符合这一新内容的表现形式。这是艺术创新的一般规律。

《热土》这部小说所展现的是前人未曾涉足过的新的生活场景：一群中国官员在异国培训所发生的种种戏剧冲突。新的生活环境，新奇的人际组合，一场标准的中国式人生戏剧在新环境、新遇合中上演。这就给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美感体验。人们平常所习见的社会现象就被着上了一种新的色彩。

小说当然呈现了若干异域风光，但作者的目的在于猎异域风光之奇。身处异域的人物之现实和往昔生活交替呈现，眼前的动静与万里之外的故土密切接轨。大洋两岸的众多人物的心态和行为都环绕着戏剧冲突的核心——小而言之是一片土地的争夺战，大而言之是人生中的权和利的攘夺——展开情节，显示不同的人物性格；不用说，作者也在其中抒发他的人生批判和社会批判。因为小说的戏剧冲突，其主题是和当前社会诸色相密切关联的，或可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带有致命性质的冲突的一个分野。因此，主题具有令人瞩目的庄严性。

小说艺术是必须靠人物来支撑的。作者笔下的人物有鲜明的职业（身份）特征，也有极易辨认的个性特征。因此，人物的行为、人物彼此的碰撞都符合生活的逻辑，于是情节便具有可信性。人物性格决定了人物的命运，小说几个重要人物各自的归宿，凡熟知中国社会现

实情况的读者都能理解其合理性。这便带来了这部小说的艺术说服力，并使读者掩卷以后不禁和作者一样发出对现实的深沉慨叹。

小说所揭示的，应该说是当今司空见惯的人生现象，只是作者将舞台场景搬到异域，便产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氛围，构成了一个新的境界。于是，熟谙的人生现象也带上了新的色彩。这应该是一种新的开拓。我想，读者是会欢迎这一新的尝试的。

二〇〇六年五月

目 录

第一章	白天变黑夜	(1)
第二章	本家老板	(9)
第三章	接受救济	(19)
第四章	狗食巧克力	(33)
第五章	男女合伙	(39)
第六章	池畔倩影	(48)
第七章	课堂奇观	(52)
第八章	娇媚的战友	(57)
第九章	英语沙龙	(67)
第十章	伤心的卡通	(75)
第十一章	谁是师傅	(81)
第十二章	不约而同	(90)
第十三章	比尔·盖茨来访	(97)
第十四章	淘金噩梦	(109)
第十五章	夜半伊妹儿	(123)

第十六章	英雄所见	(131)
第十七章	相见时难	(138)
第十八章	公厕理论	(146)
第十九章	初次学车	(152)
第二十章	投石问路	(160)
第二十一章	魂归故里	(169)
第二十二章	又是国画	(179)
第二十三章	特大新闻	(187)
第二十四章	钓螃蟹	(199)
第二十五章	煽风点火	(209)
第二十六章	捅破窗纸	(221)
第二十七章	庄严的国徽	(231)
第二十八章	临危抗命	(239)
第二十九章	房子会有的	(248)
后 记		(259)

第一章 白天变黑夜

转了两次机，经过漫长的二十八小时，终于在午夜时分到达休斯敦乔治·布什国际机场。前来接站的面包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月色溶溶的夜幕下，可见无边无际的黑苍苍的森林；远处休斯敦市中心凝重而高峻的摩天大楼耸峙在迷蒙的夜空。虽然疲劳，学员们的心情依然激动，都为自己能到美国“留学”，为将来成为“海归派”而高兴。

根据事先的安排，全班二十多人分头到各自公寓。

四组的六人正好三男三女，分别住在前后两幢公寓里。农垦局局长王纪土是四组组长。他虽然有些疲劳，看上去却精神饱满，那匀称强健的身材显示出生命的活力；方正的脸上刚毅中透着几分和善与稚气，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一头刚“油漆”得乌黑的短发更体现出精干和朝气。他觉得肚子有点饿。下飞机时，曾有人问到哪里吃晚餐，他们以为会被请到饭店里去接风洗尘。可是接站的龚老师却告诉他们，晚餐已准备好了面条和鸡蛋，请他们自己动手，那轻描淡写的态度，似乎要说明吃饭并非第一件大事。王纪土记得，以前在国内参加各种培训，开学典礼动员时都会说，要尽快完成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学员的转变，要适应学校的生活。尽管制度明确规定学习期间不能相互请客，可是请吃和吃请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那些学校旁边的饭店生意会特别红火。那个伟大的转变，始终没有完成，也许永远不会完成！因为那样的体制，那样的社会氛围，那样的学校决定只能是这样。可是到了美国，没有人动员你去完成转变，就让你自己动手！

王纪土看到灶上放着一盆潮面，一摊鸡蛋。他数了数鸡蛋有九个，平均每人三个；又粗略看了看电炉的操作方法，伸手打开试一下，比想像的要灵，手指一样粗的铁丝，分把钟就烧得通红。尽管以前几乎没有烧过饭，但这三个月确实要自己动手，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他想着对两位同学说：

“肚子咕咕叫了，我先试试，烧面条。”

水很快烧开。王纪土估计这满满的一大盆面条，三人吃一餐似乎太多，但毕竟腹中空空，便全部放下去。他又看看鸡蛋，也不知如何烧法；用自来水匆匆冲洗一下，放到面条里一起煮。电炉确实很旺，他没有及时揭去锅盖，冒得炉面上水满金山。放了盐和味精，用锅铲搅拌几下，关掉电炉，就算烧好。他想我也能烧饭呢，心里很高兴，额头已渗出了汗珠，用手随意擦了一把。

“同志们，面条烧好了，晚宴开始吧！”他说着拿出碗，打算盛起来凉一凉。这时他才发现，鸡蛋已全部爆裂，与面条糊在一起，也分不清蛋黄蛋清；面条鸡蛋与锅底牢牢粘住，用锅铲用力铲，有淡淡的焦味。原来那锅子是平底，粘得特别牢。他先是细心地将破碎的蛋壳拣出来，然后将面条分成三大碗，额头的汗水已经如同檐水一般。

面条摆上桌子后，三个大男人坐到一起，哈哈地相视而笑，感到新鲜而有趣。

“这么快，品尝品尝组长的手艺。”李克锐看着汗流满面的王纪土，边说边走过去端面条。他那高挑的身材看起来有些单薄，消瘦的脸上虽然有几分憔悴，却掩不住天生的幽默感。

“组长刚才叫我们什么？我可不是‘同志’！”周瑾还记得英语里“同志”和“同性恋”是同一个单词，向李克锐挤挤眼，神秘地嘻嘻一笑，忍不住打个长长的哈欠，刚退却的疲倦和睡意又回到了苍白的脸上。

“噢，对对，这里不能叫‘同志’！”王纪土愣了片刻，似有所悟，拍着脑袋说。

“怎么不能叫‘同志’，三个大男人住在一起，还不是‘同志’？”李克锐爽朗地笑着。三个人相互看了一眼，又哈哈大笑起来。

王纪土狼吞虎咽地吃着，觉得味道比以往宴席上的山珍海味还要好，边吃边问：

“怎么样？初次掌勺，味道不错吧？”

他们两人不作声。过了一会，李克锐冒出一句：

“味道不错，可名称不能叫面条，只能算面疙瘩。”

“面疙瘩都算不上，我看是面糊涂；但愿我们组长可不是那么糊涂。”周瑾开始吃时感到还有点儿味道，但几口下肚就仿佛填饱。他嘴巴里“沙拉”一声，嚼着了一小块未曾拣出的蛋壳，便低下头呸呸地往桌子上吐，嘴巴里又淡又腻，甚至有翻胃欲吐的感觉。

“就是糊涂好，你们没听说过‘难得糊涂’吗？这就是我的水平嘛！”

“是的，糊涂好，糊涂的东西吃了长膘，比如那猪；我太‘苗条’，正好趁这段时间养养肥。”

“这可不行，这样几个月下来，我的血糖不知道得升多高？头一餐你已经带了头，明天还是让贤吧。”周瑾说着又打个哈欠，将碗一推，“饱了，饱了！”

“好好，我让贤，一定让贤！”王纪土正担心以后的饭谁来烧，听了周瑾的话想大约他会，朝他看一眼，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

“让贤让给谁？我可是只会吃不会烧的饭桶！”李克锐满脸疑惑地对周瑾说，“那就只有让给你？”

周瑾一时语塞，脸上掠过不快和惊讶的神色。

“放心，洗菜之类的下手活本人可以承担。”李克锐说着哈哈一笑，“一定尽力配合我们的周大厨。”

周瑾根本不会烧饭，就是会也不愿意，但他想不到李克锐也不会，而且这么快发表声明。可是他又不想收回已经出口的话，只得答应明天试试，那声音低得像蚊子叫，几乎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

这短时间的饥饿，居然使最普通的面条成为美味佳肴。虽然是面糊涂，但王纪土和李克锐都把满满一大碗吃得精光。看来改变嘴巴腻味或者胃口不佳的最好办法是饿肚子！

一套公寓有两个房间，一人可以单独住。

“组长是领导，单独住一间，我和周总编做‘同志’。”李克锐说完拖着行李箱进房间去。

周瑾呆了一呆跟进去。

进了房间，李克锐先洗澡。周瑾打开行李箱，见那套西装已经皱得厉害，反复地又抖又抹，最后无奈地挂进衣橱。他看到窗外路边停满汽车，担心晚上有人来开，肯定会被吵醒。待李克锐洗好，他也洗了澡，匆匆上床睡觉，可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心中的忧虑又像足月胎儿似的活动起来：年底市级领导班子要换届，为此做准备的市级部门领导干部调整很快就要开始。自己到了美国，信息没有在家里那么灵；隔着无边际的太平洋，与领导的关系不像面对面汇报那样直接亲密。虽然可以打电话、发邮件，但毕竟相隔万里，如同风筝飞得实在太高，手中的线就觉得格外细小，随时都有断掉的危险……十来年，自己在《江海日报》爬格子爬得头上谢了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上了身，唯独职务却一直高不上去，虽然加了“常务”两字，但依然是副总编。这次让自己到美国培训，组织上肯定有打算，回去或许能调到有实权的部门当正职，起码能在本单位转正……想到这些，周瑾由忧虑变成兴奋，潜意识中觉得自己今后的日子会像中天之日一样辉煌。他突然记起此刻中国是白天，而且差不多还是正午，飞过一个太平洋却变成黑夜了。这样一想，更仿佛吃了兴奋剂，脑子怎么也安静不下来。这里的夜没有他担心的汽车声，安静得没有丝毫声响，他觉得简直有点可怕，希望能和李克锐聊天，但轻轻叫了几声对方却没有回音。

其实李克锐也很兴奋，除了时差，还因为这次赵跃华也来了，而且与自己同一个组。虽然与她那场刻骨铭心的交往，时间已经过去八年多，偶尔却还会想到她，开始时更多的是鄙夷和抱怨；但时间一长就想通了，只是宽容中残存着几丝眷恋。当他第一次看到名单上有赵跃华时，首先感到好奇，命运之神真会开玩笑，八年后又碰到一起，而且是在远离家庭的异国他乡。她现在是什么样子，这次如何相处？赴美前夕在党校培训时，赵跃华主动与自己打招呼，而且是那样自然。她的样子虽然有些变化，却依然楚楚动人，更勾起李克锐对往昔的回

忆，尽管那结局充满苦涩，但毕竟有过甜蜜的激情。赵跃华过去做得太绝，简直是无情无义！可自己毕竟真正爱过她，作为男人应该宽容。李克锐很矛盾，他要看看赵跃华怎样对待自己；当然，充满激情的年岁早已过去，不可能也决不想回到当时那样的状态……对这次培训回去的职务安排，李克锐没有多想，他心中既有底又无太高的期望。他到边远山区的江源县一去就是八年，第一年时，由于环境艰苦，特别是心态不平，怎么也安不下心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跑了许多深山的乡村，看到那里淳朴的山民过着贫困的生活，有的甚至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每次下乡，心灵都受到极大的震撼，渐渐感到在那里更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八年来，他在这块土地上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心血，也得到了真诚淳朴的感情回报！前不久，他的一个战友从部队调来任市委组织部部长，交谈时，他说自己年龄也不算太小了，没有什么奢望，只要回市里做点具体工作就可以。部长告诉他，一个地方连续任职八年已经够长了，回市里应该不是问题。李克锐确实只想在市里有个稳定的岗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他对此想得不多。

这时，对面女生公寓的窗口还亮着灯光。她们到达后的第一件事是确定房间安排。徐虹拖着行李箱不假思索地第一个开口：

“陈书记是正局，睡一间，我和赵局长一间。”她说完突然愣住，过了片刻又补充：“我这是个人意见，我跟陈书记也很好，只是别让我一个人，孤单单的，我怕。”

赵跃华嘴角挂起几丝笑意，淡淡的不易察觉，很含蓄，也很复杂，介乎不屑的冷笑和友好的微笑之间。赵跃华虽然喜欢独自一个房间，可是令她反感的，是分出正局副局长来，陈笑梅不过是屁股还没有坐热的正局，何况不是已经到美国了吗？

陈笑梅看上去大大咧咧，其实具有女性的全部敏感，她似乎领会了赵跃华的心思，笑了笑说：

“你这个徐局长，讲什么正局，我刚调到区里，区里跟市里差得远了，以后还得靠你们支持！出来在一起是缘分，我们是姐妹。”她停了停，看了下赵跃华，“如果要讲资格，我哪里及得赵局长，她一直在大机关里，长期跟大领导。”

陈笑梅说着拖起箱子，招呼徐虹一起进了房间。

“你们两个倒好，把我抛开。”赵跃华在外面愣了一歇，边说边进房间。她社会交往十分广泛，既有上层领导，也有社会名流，当然密切程度有很大差异，不同的时期也会有变化。这样一个社交皇后，却又十分喜欢独处，这不仅是为了清静。这次到美国，她仍有许多事情要做，独自一个房间方便。这时她却觉得不是滋味，没想到陈笑梅和徐虹那么不在乎，自己倒显得计较。她转念一想，这样也好，又不是争来的。于是就感到心安理得。

女人做事总是那么从容不迫。她们先是洗澡。飞机上呆了那么长时间，不仅没有洗澡，连脸也没有好好洗过；各种位置都坐，脏兮兮的，那洋人总有些特殊气味，仿佛自己身上黏糊糊的怪难受。所以，她们进房间后马上洗澡，洗得很从容，很仔细。洗澡后打开箱子，将衣服全部捧出来，一件一件重新折叠；外套还有裙子，小心翼翼地挂在衣橱里。这对她们来说极为重要，她们要显示中国女性的美丽和修养，况且要和这么多男同学生活在一起……这样一个过程，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然后她们才想到吃东西。徐虹正要动手烧面条，赵跃华过来看了看，摇摇头说：

“就这东西？别烧了，反正现在也不饿。”

“是的，快天亮的吧？吃点零食算了。”陈笑梅说完进房间拿来几包饼干，随手丢到桌子上，“来来，一起吃吧。”

三人一道吃起来。徐虹吃了几片，也到房间拿出几个罐头。

“还好，还好。”赵跃华撮起一片饼干，闻了一闻，然后掰一小块送进嘴里，品味了一会。然后回房间拿来几小包食品，轻轻放到桌子上，“进口的，尝尝吧。”

三个女人吃好后便睡觉。洗了澡又吃了东西，心中更加兴奋，头脑也异常清新。陈笑梅和徐虹躺在床上聊天。她们过去虽然见过面，但没有深入接触，今晚谈得很投机，大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当然她们谈的侧重点有区别。徐虹的重点是家庭问题；陈笑梅关心单位的情况。陈笑梅很清楚，自己从市政协机关下派到滨海区任书记是去锻炼的，但这锻炼关并非轻易能过，虽然年轻轻就到了正局，但独

当一面地领导一个地方却还是第一次；刚到区里报到就参加了这次培训，不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开头还是至关重要的，也不知区里的人会怎么评论。因此，陈笑梅总是挂念着屁股尚未坐热的新岗位。可是徐虹说自己长期在建设局工作，一直是副职，更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所以聊天还是回到家庭问题。她们毕竟都是女人。

赵跃华独自一个房间确实自由。她面对镜子，仔仔细细地审视自己的脸，发觉几天的奔波使得皮肤有些松弛，便又搽了一遍资生堂晚霜，小心地贴上面膜，然后躺到床上。她睡不着，也不想睡，连窗帘都没拉上，看着窗外的溶溶月光，心中漾起淡淡的兴奋。她为自己能赶上这趟末班车而高兴。她是大跃进年代出生的，女人到这样的年龄，再不能错过有前景的机会了。当得知市里要办出国培训班时，她多次找组织部要求参加，头几次都被婉言拒绝，因此连英语测试都没赶上。她不得不去找老领导，组织部终于松了口。她开始时对组织部有些怨恨，后来觉得迟有迟的好处，不参加英语测试少去许多麻烦。今晚她想的主要不是这些，人为什么总要向后看呢，重要的是未来。她关心的是这次培训的实际意义，三个月以后回去会怎样？文化局一把手的年龄按机构改革时划定的标准快要到杠，下半年就要退居二线。自己在单位里关系处理得还算不错，每次民主测评得分都名列前茅，可就是与一把手的关系不怎么样。以前自己曾经想往财政局等既有实权更有实惠的单位调，现在看来不那么容易，那里挤得满满的，干部当到这样的级别，谁没有点关系！文化局看起来是清水衙门，但可管的东西多着呢，光文化市场就大得很，权利还是不小的。特别是在那里工作与艺术家接触的机会比较多。赵跃华脸上总是洋溢着春风，来找她的人自然不少，清水衙门并不清静。起初赵跃华与作家交往最多，有时甚至也想动动笔，或许能写出点名利双收的东西来。平时十分自信的她，真的一动笔就感到肚里空空，如同没有怀孕生不出孩子一样；而且即使写得出东西，也需要大量的时间，这对于她是万难做到的。当接触到书画艺术家，接受他们馈赠的珍贵作品时，赵跃华在不着边际的欣赏，言不由衷的赞扬，甚至浅薄的炫耀之后，最终注重的是它的经济价值。从此以后，她在自由选择范围内接触的基本上是书画

艺术家。现在她家里书画作品的收藏已经颇为丰富，构成了她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书画除了经济价值，还可以作为交际的有效手段，碰到特殊对象她会大方出手送上一幅珍品，以显示自己的大气和高雅。所有这一切，在别的单位是很难做到的。因此，能在文化局当上正职也蛮不错。在与一把手的关系上，场面上自己是百依百顺，即使在背后，自觉也没有过分明显的把柄给人家抓，不过担心有动作总会留下点痕迹。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一把手的意见举足轻重。好在自己毕竟长期在领导身边，虽然直接跟随的副市长已经转到人大，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有现任市长，也不会不管自己，靠山还是硬的……

美国人的床很宽，赵跃华觉得空荡荡的，缓缓地翻了个身，清晰的头脑又想到海滨那片土地，想到那位本家老板。现在要离开三个月，也不知情况会怎么样……

第二章 本家老板

江海市地处潮江和东海交汇处，老天赐与了丰富的海涂资源。海滨这片土地，就是当年人们以血汗的代价围垦起来的。近年来，赵跃华一直关注这片土地。这里是个市属农场，由农垦局管辖，从工作上讲与她毫无关系。但是，赵跃华眼光远大，早预料到这片土地是今后城市发展的重要空间，其价值不可估量，因而关注它已经很长时间了。赵跃华熟悉许多房地产商，与她关系最铁的是一位与她同姓的老板。他们曾多次一起到海滨踏看，筹划占有和开发这片土地的方案。由于市场运作和政府的某些政策越来越规范透明，总是找不到可以不通过市场竞争而拿到土地的途径；费尽心机策划出来的蓝图，到领导那里都因不够响亮而成为泡影。赵跃华这次去美国虽然只有三个月，但她担心现代社会情况瞬息万变，特别是眼看别的房地产商唯恐落后，都在密谋策划，四处活动，这期间是否会有人去占有那片土地。她接到赴美国培训的正式通知后，约请赵老板顶着仲夏的烈日，踏着雨后泥泞的道路，再次到海滨踏看商讨。他们站在巨龙似的大堤上，面对一望无际的江海和那翻卷着的波浪，直觉得在这里开发房产的前景就像大海一样广阔，因而是那样的兴奋激动，又是那样的紧迫，甚至忧心如焚。

“你这次去美国，不知能否学到这方面的经验？”在一番密切而精心的商讨后赵老板笑嘻嘻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国外恐怕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赵跃华疑惑地回答，用手指梳理

一下被海风吹乱了头发。“你这里有新情况可别忘了告诉噢！”她拖着长音，意味深长地转换了话题。

“我们的关系还不够铁？”赵老板依然嬉笑着。

赵跃华顾自默默地看着水面的波浪，缓缓地走了几步停下。

“我是这样的人吗？”赵老板说着跨步向前，将自己魁梧的身体挡在赵跃华面前，那只肥厚的右手重重地在她肩上搭一下，“你可别只顾自己深造，忘了弟兄们的事情！”赵老板说着豪爽地大笑起来。

赵跃华是通过经济适用房结识赵老板的。

近些年来，国内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批富人。赵跃华的眼光既紧紧盯着仕途，又更加关注财富，因而在多渠道收集书画的同时，开始将目光投向房产。赵跃华虽然有不少积蓄，必要时还可以向朋友筹借或者向银行贷款，但对于炒房产来说这毕竟有限，一两套房子买下来就囊中干瘪。赵跃华要使有限的钱产生最大的效益，同时将风险降到最低限度，便把目光聚焦到经济适用房。可是她家里的房子好好的，完全不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条件。赵跃华在搞清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吃透其“精神”后，将自己和先生的父母的户口从外地迁到江海市，以他们的名义来购买经济适用房。当然，赵跃华决不愿意挤在市民中间，通过摇号靠运气来获得经济适用房的现实购买权。她在办妥相关手续后，分别去找市里的两位领导，反映家里因双方老人迁来而产生的不可克服的困难，恳求领导批条子解决经济适用房。

这时，赵老板正承担着市里最大的经济适用房项目的开发建设。因此，两位市领导的批条殊途同归地都到了赵老板手上。经济适用房的分配本来就由政府直接操作，因此赵老板对相应级别的领导所打的招呼，尤其是所批的条子，丝毫不打折扣地落实。

第一套经济适用房到手后，赵跃华反复翻看着那些证书，心中甜滋滋地仿佛喝了上等蜂蜜，嘴角挂起了得意的笑容。过了规定的期限，这套房子就可以上市交易，根据目前的行情推测，到那时它的价值与现在购买的价格相比，完全可以翻上几番。这是何等的效益啊！比较之下，那些书画就成了小儿科，甚至芝麻绿豆。费心地四处收集以至于索要，几年下来，自以为收藏颇丰，但细细算来还抵不上这套房子